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註卷九

宋 高閌 撰

莊公二

七正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伐地齊志也齊侯來而夫人出會之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者常見之星有名可知者也夫日入而星見天

道之常也既夜而恒星不見則其餘星皆見矣及夜中而餘星隕墜衆多如雨則其為異大矣凡言隕者不見其所自來隕星隕君隕霜是也言雨則見其所自矣雨雪雨雹雨螽是也螽必自地起雪與雹則有雲霧之勢非若霜忽然自天隕也此皆人事所召𤼵為之示變以為他日應驗之祥

秋大水無麥苗

為災亦人事所召義見桓十三年秋大水而無麥苗

與隕霜殺菽同義固水災而無也水災之不政者猶有存焉異乎大無麥禾書于一歲之卒舉無收者也此聖人傷井田之壞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夫人往就齊侯而與之會也然夫人之惡聖人一貶之足矣至于再至于三猶未已者春秋書其可書者以為役世戒至於言之醜者春秋蓋有所不書也且桓公之禍起于姜氏成于齊侯而死于彭生

魯人知彭生之殺公而不知齊侯之怨公姜氏之背公故起于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則莊公以為怨已報矣明年齊侯遇弑其事乃泄于是公因納糾之役始知以齊為讎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春秋之際諸侯興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旣無王命無故興師師必有將據左傳是時慶父請伐齊師公不可則是君與上卿同為此役也不以公為重而止稱師者正著其暴衆也夫舉師以伐郕自度力不足而邀陳蔡偕行陳蔡未有必從之意遽自正月出師久次于郎以待之旣而為陳蔡所棄于是甲午治兵者久役不用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變故先自治之也至于暴露

逾時始得更連齊師以俱圍郕郕人不我服而即降于齊則在我者德不足懷威不足畏可知矣歷三時之久始得以師還凡師還不書今書之者喜脫難而返也與公至自唐同意嗚呼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魯莊徒困無罪之民奪取郕國之利以益強暴之齊者由此師之舉也故魯罪為大齊次之郕伯不能守社稷又次之陳蔡為可免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觀襄公之行其不能保厥躬也宜矣無知者僖公為年之子也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及襄公即位絀之于是弑襄自立嗚呼衛莊之寵州吁齊僖之寵無知皆兆禍亂相蹈一跡是以春秋務亂名分使後世得以全恳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稱人者見弑君之賊人皆得而誅之也初襄公立無

常于是羣公子懼禍皆奔他國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出也魯立又次弟小白奔莒其母有寵于僖公而小白自少與高傒善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按國語韋昭注云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安之齊大夫歸遂陰召小白于莒則知此盟蓋公意也故書公及凡國亂而嗣君未定則方伯請天子之命以正之可也今公既不能請天子之

命乃損禮以求盟比齊人義欲納糾而自通之又何以盟為然齊來求君而公固欲盟苟辭不盟恐生他變故以一時之權抗公而盟于蔇所以稱齊大夫而不見名氏者聖人深察人情所難而曲盡一時之變有異乎處父高傒也公之所為如此宜乎齊人之背盟也蔇我地

夏公伐齊納糾案左氏經文糾存士有子字公穀無之此從公穀

齊大夫既歸遂背蔇之盟陰召小白而不迎糾魯人

間之始引兵伐齊而納糾而公尚以蔇之盟強欲納之也夫失地之君内為強臣所拒非假大援不可復其位經書納頓子納北燕伯是若出奔之公子則異此矣素既無位又在外焉必有君父之命乃可以還否則國人義欲奉之庶乎其可苟非此二者而鄰國以兵來脅必欲其立則是專亡諸侯而擅廢置也豈王法之所容乎故晉納捷菑雖弗克猶貶稱人則人之伐齊納糾罪當何如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皆襄公之弟而糾于諸弟最長當立魯之送公子糾也聞齊人召小白于莒乃使管仲別將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于是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及至齊則小白已入而高傒已定立之矣此書小白入于齊是也入者篡辭不稱公子者王不由王命下不受于君父特以公子之故國人欲以為君而自立焉故去公子以絕之其繫

之齊者見其已得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者齊人已得弑君之賊也齊弑君之賊不得逸是齊之臣子得免也齊之臣子得免則魯之臣子無所逃其罪此意在言外也故書齊襄公之葬以見之且著小白既入而主其喪又罪其臣子私謚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糾之不立葢由公不即遣而要盟也今公雖伐齊而更欲納之然齊已有君矣公班師可也柰何必欲取勝而遂戰乎曰此不書公葢國人以辭直自欲戰而公弗能禁也辭直者糾當立也自欲戰者葢自我桓公遇弑之後仇讎之人復與吾君之母宣滛于通道大都魯人羞之甚矣曾未嘗一與齊交鋒以少雪我國之恥也今公興師伐齊故魯人樂致其死以紓稽年憤懣之氣初不繫于納糾也故納糾雖不克而衆

怒不能自已于是賊于乾時而敗焉内敗不書獨此書我師敗績者魯人咸自誇其能伐讎樂于死戰而不以為辱也先儒謂復讎者以死賊為榮此言是矣于是可見魯國之人不忘君父之讎而莊公特以納糾興師初無力戰刷恥之意遂致軍氣不振績用弗成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特書子糾者見其以次當立又齊大夫已與公盟

請立為君故用未踰年例若曰齊人之子云爾又異乎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乃其君一人之私也于是齊人乘我乾時之敗必欲得子糾甘心焉夫齊人不欲立糾殺正而立不正罪可見矣不直曰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者子糾在魯魯因齊人之請而盟之又舉兵欲納之卒不能庇其身反為仇讎所制若探其囊中取之而去是魯有國而齊為政可羞之甚也以論語攷之桓公殺公子糾是殺之者齊桓也春秋

書齊人者畀其國人罪之也桓公非齊人不能殺子糾當魯伐齊納糾之時齊人受之則小白不能入以其罪歸之國人不亦宜乎然則小白之罪免乎曰不免也書齊人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殺則國人之罪免矣春秋深惡齊人助小白殺其兄之惡也深閔子糾當立而不得立又竟殺于其弟也故書曰齊人取殺之重之也

冬浚洙

公自乾時之戰始知以齊為仇讎于是設洙以為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曷為能敗齊師能強也能強者何辭真也其辭直柰何子糾宜納而敗績于乾時既共命而殺之矣持小白之道于是為至待之至而猶以師加我我因敗績而修備齊師恃勝而益驕是以能敗之所以齊師之來不書侵伐蓋因其兵入吾境而遂敗之不待友戰也凡非交戰而獲勝則書敗某師若戰則書敗績

矣長勺我地

二月公侵宋

公既敗齊師遂秉勝加兵于宋非義之甚也故書侵以罪之

三月宋人遷宿

宋將伐魯故先遷宿以昭武也葢宿介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于魯故宋人以為貳于魯而遷之夫宿雖小亦天子所建國也宋豈得而强遷乎其不地者

宿自是不復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長勺之役既深其怨于齊退又侵宋以益其敵故二國興師以來償報然魯兵方强欲伺隙乘便而未及攻故次于郎而已夫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于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鑑此也次者未敢前也有畏也無名也宋惟知報怨于魯而以不整之師深入魯境故魯人得以乘之未

嘗交鋒而遂為公所敵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即楚之本封也始見于經是時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未行是以荊人強暴敢肆毒于中國也然荊之病中國尚矣商頌曰奮伐荊楚裒荊之旅此高宗中興之時也周雅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此宣王中興之時也盖荊最蠻夷之強者中國盛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故中興之君先以服荊楚為急

自桓王失信諸侯背叛于是荆舒不至敢以蠻夷之賤輒犯中國甚至于僣號稱王則王綱不振可知矣春秋修中國之教荆舒是懲至是而始見于經者前此名號離僣猶不與中國擅有不治也今居然而敗蔡俘其國君以歸矣雖蔡侯輕動妄舉有以取之然自是而江漢之間皆服于楚聖人深惡荆之亂華一至于此故不曰荆人荆師而直書曰荆無復君臣之辨師師之别此春秋尊周黜楚之至焉者也盖楚自

熊繹始封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及熊通始居江漢之間僭竊大號為中國患故春秋先書其本封以見僻小蠻夷之國敢肆强暴僭横如此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者皆書名為其虜服而以之歸也故生名之蓋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罪也虜賤甚矣此不書戰不書獲直敗其師而以之歸見荆之詭計出察之不意而敗之亦所以罪蔡侯之輕敵也春秋書以某人歸者九此獻舞即蔡季也留于楚几

年死是為哀侯其子盼立是為穆公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譚又不賀故興師滅之曰師云者明恃衆也且齊與譚比肩為諸侯豈得以私憾而滅其國乎凡諸侯為人滅其國而力有所不勝者于其奔皆不名蓋彼實無罪而為横逆所加其義采虧其理可伸固可豈于天子而求復焉未可遽絕之也凡奔不書出國滅無出也特其力

之微不能勝夫強國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忿魯不已爲乘丘之敗故復興師而來公敗之子

鄑鄑齊人所遷紀邑也

秋宋大水

此何以書甚宋之災也宋連年喪師加以大水害于

粢盛故春秋志之是時天下之災異多矣齊秋悉書之則不可勝紀故聖人惟日食與内災則詳而書之外災或舉其一二于齊宋陳鄭則天下之災異可得而見矣大水義已見桓十三年此聖人痛井田之制非特吾魯國壞之也即宋亦然矣一有時雨灌注則泛溢為災是九河故道塞而不洩也又治水之官廢間有如白圭者孟子猶誚其用心之不愽而以鄰國為壑則暴君汚吏之慢其經界又豈勝誅哉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何為復見于莊公惟齊不可與主婚惟公不可主齊婚故因而重見之且天王不治齊侯殺兄篡國之罪反以王姬嫁之亦在貶中也夫王姬之嫁下王后一等而春秋書之乃與列國之女同辭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後世欲尊君卑臣者謂列侯尚公主乃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天地之義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

婦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不異垂訓之意大矣

十有二年

莊王奔葬皆不書見諸侯偃蹇不奔不會惡逆之甚也凡在位十五年世子胡齊立

春正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此見紀季以酅入齊非叛也欲以存國爾衆人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故因叔姬之歸以見之然叔姬至

是始歸于鄫者以紀侯方卒而宗廟在酅故歸奉其祀也夫魯為宗國而婦人有歸宗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者其父母亡故思歸而不得且有共巢自誓之志所謂全節守蓋不以存亡而虧婦道者也春秋高其節特繫之以紀見襲此以貶彼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殺魯人獲宋大夫南宫長萬既而歸之閔公戲以魯囚呼之萬以是弑君道仇牧于門而殺之書及大夫見其能死節也然仇牧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于事也亦足取乎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以為利焉而逃其難者之戒夫豈為無益者以此為坊而後世猶有視其君如土梗弁髦者萬之不氏惡之甚也與華督同閔公立十年于是宋萬立公子游羣公子奔蕭復以蕭攻萬殺

游立公子御説是為宣公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譏失賊也且萬八月弑君至是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于討賊矣且天下之惡一也弑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乎王道之行不容有受之者矣書所奔之國則保賊之罪自見異乎殺州吁于濮者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自此三年不書王其月者著王政不行齊侯將霸也

此齊侯始謀會諸侯也始謀會諸侯遂皆人之獨舉齊爵何也此聖人抑揚之辭也是時王室微弱四夷交侵無如之何齊侯既入乘此衰季義欲尊周以攘夷狄因此年僖王新即位而諸侯不復朝事故為此會以諭諸侯使同心協力以輔王室故聖人特書其爵以著周之極衰而齊侯始霸得免民于左衽也宋陳蔡邾雖其君親自會而猶有貳心也據明年伐宋又蔡邾二國不與後會故聖人特書桓公之爵以與

之然齊桓公自此滅遂伐宋伐郳伐鄭執鄭詹伐我西鄙伐戎伐徐伐衛降鄣伐山戎遷陽執陳濤塗凡二十餘年聖人未嘗予其爵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于是滅遂以示威夫藉小國示威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齊侯未見其救中國之功而先恃強以滅人之國使其宗廟無所歆享人民無所休歸故聖人深青之何則桓之

圖霸若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徠之乃欲恃強以恐動諸侯前此伐魯滅譚稱師者事尚襲襄猶未深責今既合諸侯將以行義乃先滅遂故貶稱人春秋書滅國四十七皆罪來滅者蓋見滅者皆力屈而死猶可恕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滅之曾雖不至而齊無以加之者齊自知有負于曾也齊既滅遂乃為柯之會獨會魯而不會他國者度魯之必從故也此亦齊善圖霸之術也魯于是時國弱而小若莊公以父讎之怨棄絶之則社稷存亡未可知春秋通之以一時之權以明莊公之為是盟者非釋怨以交齊蓋亦不得已焉故書曰會此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所難而深明輕重之權也

春秋集註卷九

春秋集註卷十

宋 高閌 撰

莊公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故伐之然齊侯圖霸自宜惇信明義率先天下不當自恃威強以役屬列國也後書會伐則此稱人者將卑師少故也齊自管仲為政之後二

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蓋用兵以制而賦于民者寡矣曹屬于宋而伐宋及宋既服齊而曹遂不列于盟會乃知霸者之時先王之禮制猶存也

夏單伯會伐宋

去冬柯之會公既與齊盟矣今春伐宋之後猶躊躇未敢從命者念讎也然魯度齊之強不可不從至是單伯往會而助之伐者非既約而後期也蓋與陳袁

僑如會同意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荆敗蔡師又執其君此年又為息嬀故而入其

國見夷狄輕中國如此而齊桓未能救也故蔡侯怨

之自是亦不復與中國盟會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于齊而為此會

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此齊侯再謀會諸侯也北杏之會諸侯猶貳去冬會鄄宋公已服至是諸侯始以禮會而霸體定矣公以仇讎不與焉自入春秋陳序衛下今齊侯將霸楚亦始彊陳介于二國為三恪首故特進之終于春秋左氏以此會為齊侯始霸非也既霸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又序齊上齊侯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侯之霸在明年同

盟于幽之時也自幽之會齊侯常在諸侯之上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此齊為宋伐郳也郳即五年犂來也未成國謂之郳既成國謂之小邾齊侯未霸以前凡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夷狄在下此宋序齊上者以宋主兵故推而上之

鄭人侵宋

宋方同諸侯伐郳而鄭輒乘間加兵于宋者蓋突宋所立也責賂不已幾于失國已而請修好突從之宋恃立突而不謝至是遂討宋斯可見鄭背鄄之盟而有二心矣故書侵以惡鄭且見其從楚也蓋自此舉之後鄭國不寧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是年齊侯始合諸侯同奬王室故書王正月自去冬

至今春兩時無事皆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去年之侵宋且討其從楚之罪也齊侯既伐宋服之又復推而上之佐其征誅此宋之所以畏懷而不復貳也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中國而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齊既與宋衛伐鄭鄭服中國而荆又伐之此鄭自取之也葢楚與中國爭鄭自是干戈不已雖然荆之稱

楚久矣春秋猶以荆書之何也深惡其僭而黜之也或曰諸侯僭王徐不先楚乎春秋治楚而不治徐何也徐之僭穆王能治之楚之僭桓王不能治也桓王不能治而春秋治之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九合諸侯此幽之會是其一也會者公會也不書公者公首畔大盟故没之也夫齊之離易世也桓

之霸諸侯服之矣況齊侯欲尊王室仗大義以盟諸侯如之何而不與盟耶公旣來會而首畔其盟此所以沒公而秪書會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夷狄恣横齊侯始霸諸侯予之同心而盟非牵之也故書同盟許男先于滑伯滕子者是時霸主同事輒以其意之向背以為升降或諸侯自以其彊弱而相上下聖人因而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存于當時也

郳子克卒

諸侯之國至五十里而止矣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而為子男郳本附庸齊侯始霸從其征伐有功王室齊侯以是請王命而爵為子故聖人因克之卒而著之其不書甍者不會也不會者何猶以附庸視之也曰禮歟曰非禮也郳可也天王之命不可也子瑣立

十有七年

是年僖王崩葬皆不書此見齊桓霸諸侯諸侯皆知有齊桓而不知有天王惡逆之甚也僖王在位五年世子閬立

春齊人執鄭詹

執鄭詹者何責侵宋也侵宋嘗報伐矣同盟于幽矣猶執詹者何親宋也不書行人者非行人也執得其罪故詹不氏然稱人以執則非霸討盖人臣委質各于其主已非其君而輒執之王法之所不容也孟子以

摶執無罪之臣為非禮豈有他國之臣而諸侯得以

妄執之哉

夏齊人殲于遂

齊師滅遂以兵守之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不

曰遂殲齊人而曰齊人殲于遂者言齊自取之也斯

足以見民心之不附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夫

亡國餘民而能殲強齊之戍則包胥一身可以存楚

楚雖三户可以亡秦蓋無足怪可以為強而不義者

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正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何以因錄也詹為鄭卿見執于齊不能辨之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逃遁茍免越來他國斯可賤也故書逃以著其幸免不知命之罪且齊之執詹本以責信于諸侯而魯受詹之逃是蔽罪人而背齊盟也齊盖用是伐我西鄙此執言之例也故書來以罪魯詹何以不歸鄭曰突不足恃也

冬多麋

麋多而害五稼故以多為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隱三年日食不書朔王失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歴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世歴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惟唐一行得

二十七而本朝衞朴得三十五獨此年古今算不入

蝕法則其為變大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上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人不覺其來戎兵既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

直書追戎以見魯無疆埸斥堠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戎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酅是寇及境而遽退非不知其來也

秋有蜮

蜮短狐能含沙射人生于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葢其文非蜮實蟦也亦作蟘或蟦而公羊亦作蜮豈非縑簡失傳因亂而為蜮歟蟦即蟊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連三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為齊宋之盟而出爾是時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而結將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挈之

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鄄也夫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為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謂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于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為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何以秋既盟而冬〻致三國之來伐今若是是召寇耳結自是不見于經

又不書卒葢三國來伐歸罪于結紲其爵位故也而先儒習于遂事之説至如陳湯傅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于王法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為功而受封賞是其為害不淺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無如如者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睦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莒非父母之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公之事齊後于諸侯又受鄭詹齊來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侯連宋陳來討之以其有辭故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背其盟非仗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齊魯不睦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往焉夫以齊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遂薨春秋迹其淫

亂不可勝書故于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

夏齊大災

大災疫也以别火災故加大且重民也且齊之強盛諸侯莫加天道虧盈降此大戾凡世之人凌蔑天下勢張權盛人不可奈何者必有天災以及之春秋之為書託已往之事為將來之戒故凡災異内悉書之外則書其大國之甚者爾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齊人伐戎

齊人曷為伐戎戎嘗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矣伐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冀功立則足以夸耀别國而示人以莫已若也春秋探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為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是時王室有子穨之難而鄭伯有納王之功春秋弗于此乎書其諸為齊桓故歟齊桓有雄霸諸侯之心而無尊事天王之意故于此但書首月以存天道王法而已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之行甚矣亦以夫人之禮薨葬者盖父子之道

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為君父者不以臣子之故得沒其罪為臣子者不以君父之惡而虧體焉此春秋所以責臣子之備而篤忠孝之深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而葬者慢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文姜之罪應誅絶誅絶之人不葬雖天子有肆眚之命亦在不宥之列諸侯當守天子之法豈得擅肆大眚乎莊公内存母子之義必欲備禮以葬之又恐為國人之所譏故先肆眚盡釋魯國之有罪者以悦之其曰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春秋書此見公以子赦母乖尊親之義以母忍父忘宗廟之敬既不能防制于其初又縱釋姦惡于其後後世惠姦仇賊良民其流蓋出于此殊失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曷為七月而葬難之也曷為難之文姜失道國人難之亦難乎公故卒葬之然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于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書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别自為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既得罪于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令也云亡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絶則亦葬之足矣既又迫于大義不敢加以夫之

謚先肆大青然後別為之謚曰文而不復繫于桓公將以掩其惡也然而欺天罔民壞先王之制則其罪又不若從其夫之謚爾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不稱大夫者何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據左氏則君之嫡子也何以不稱世子曰未誓于天子也

君之嫡雖未誓于天子未可以稱世子然已有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王法貴嫡嫡子之生其禮固已異矣王法正名嫡子雖生而異其禮茍未誓則不可名世子也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夫君之嫡子而國人得以殺之陳無君矣其曰陳人殺之者亂辭也國亂而不知主名故貶稱人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非五月以下脫簡則是

誤四月為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齊之上卿魯必不使微者盟之蓋公與之盟也十九年公使公子結與齊侯宋公盟是冬伐我西鄙自是失好今公將圖婚于齊故齊侯亦彊使高傒盟所以不斥公而書及也齊侯負強以辱同列高傒茍順君命不能正諫是以斥名高傒而著抗敵之罪亦公有以取之故不去其族又異乎晉之處父也于防

者避于國也防我地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婚議故公自行自行者喜也有喜于哀姜也告文姜而不娶文姜薨而後自媒焉夫禮有親迎而無親納幣者況公之于齊義不共戴天豈可娶仇讎之女以事宗廟又況母喪未終冒哀圖婚是無恩于父母惡逆甚矣公之懟德由此可攷

春秋集註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十一

宋 高閌 撰

莊公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不書王正月者著公以納幣行不復朝正于廟也夫公在喪服之中親如齊納幣久留于齊人心危疑今其歸也何辭以見宗廟故書至以危之蓋自是公如

他國致矣

祭叔來聘

祭叔王臣也王臣無自聘諸侯之禮天王實使之來也莊公方居喪納幣而天王乃以禮聘之祭叔不能輔王以王法正其犯禮自恣之罪而反為之聘使是以春秋没去天王使來之文而專著祭叔自來之罪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

夏公如齊觀社

婚姻之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而再往議之自納
幣後二年方逆丝齊難之也夫齊社亦與魯社同爾
又何足觀之有觀公之行事如此而春秋所書之意
益可見矣
公至自齊
公出非禮故書至以罪之
荆人來聘
是時楚成王頵方弑其君囏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

反敢來聘聘者上聘下大聘小之辭故凡受聘必于宗廟之中所以敬之重之也彼蠻夷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而後世子孫乃受其聘于宗廟之中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凡書來聘者必曰某君使某來聘今直曰荆人來聘無復君臣之辨益所以敗蠻夷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及者公意也婚嫁猶未定故公往見齊侯于穀穀齊地也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曰遇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惟婚姻是務

蕭叔朝公

公在穀遇齊侯已無人君相見之禮蕭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會謂莊公反不如杞梁之妻乎蕭叔者附庸之君未有爵自後稱子矣正與郳儀父同夫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荆人聘之及遇于

穀則蕭叔又從而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無復忌憚也

秋丹桓宮楹

莊公不能為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宗祀其無父之心夫人皆知之而莊公惡人之議已也故丹楹刻桷以示孝心之不忘甚矣莊公之無父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于禰宮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

見意故凡加非禮于先君之廟者皆春秋之所誅也後世人君崇侈廟宇踰禮越制自謂吾嚴奉之勤而臣子一有敢議者則指以為不忠不孝而加罪焉是皆不知春秋所書之旨者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此離盟也齊已霸矣復為離盟者婚議雖定齊猶疑之故為此盟此盟齊志也齊侯以公求婚之急甘心

甲下恐公有心報齊不憚屈辱為可憂也于是致公于扈以盟冀絶婚後悔吝云爾惟公樂婚于齊故數以身親之以為恭焉是以春秋謹而目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以丹之而必渝也又刻其桷焉自謂致孝乎鬼神而其本意則以將逆夫人故加盛飾以誇侈之于桓公雖甍于齊而吾無怨齊之意嗚呼莊公真忍人哉志先君之雠娶雠人之女又加非禮于先君之廟以欺

其臣民御孫謂之大惡豈不信夫

葬曹莊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公如齊逆女

公先與高傒盟乃始納幣觀社于齊然其心猶未相信又遇于穀猶以為未也又盟于扈至是遂如齊逆女然則儺女之難娶也如此而公甘心必娶之蔽惑甚矣此不曰親迎而曰逆女者不與其親迎也公不

念殺父讎國而與之婚又親至其國而逆焉人之無父未有甚于莊公者且又見其婚之不時也按桓六年子同生至今三十有七歲矣公即位二十四年始得婚者以文姜制之爾是以文姜既薨喪服未期而納幣諫娶若是之速惟恐其不得也聖人不敢斥言之但微寓其意使後人自求之爾

秋公至自齊

公既親迎則當與夫人偕歸今公先至而夫人八月

乃入安在其為親迎乎以是見夫人不肯偕至者恐魯之臣子有以拒之所以齊人方議婚之際躊躇再三疑慮不決也雖然又豈可使婦人不從其夫之導而自入人之國乎君子以永終知敝宜其不終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

讎彼鬼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莊公不知敬其身而嬖于孟任不能閑其母而雎于讎黨即位二十四年而始娶喪母未及三年而圖婚既忽宗廟之制而侈飾以誇讎又違婚姻之義而先至以從約令夫人之歸虧從夫之義于理不順于禮不可姑不以至書而變文曰入入者自外而不順之辭以宗廟為弗受也夫婦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夫人淫于慶父殺其二子幾喪魯國而終

見討于父母之邦者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盡其辭焉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見曰見私見曰覿此書覿者夫人既入公務奪示于國使大夫宗婦私見之非故隆其禮也以夫人始疑魯之臣子衆所不與令令私見而直用幣以重其事者所以示禮意而釋夫人之疑也凡男女相見之贄禮有定制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令公

乃使大夫宗婦用幣以見夫人是一舉而壞贄見之禮亂男女之制故書用幣以著其罪按特牲饋食禮佐食則宗婦統于主婦此曰宗婦謂此宗族之婦葢主婦在其中也宗婦繫大夫猶惠公仲子矣

大水

内事失則土德壞簡宗廟悅婦人則水行佚而斯民被其災是以春秋志之

冬戎侵曹

所以納赤也納不正故書戎夫戎而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此見中國不自正亦所以病齊桓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以戎侵故羈奔而赤歸制在戎故也與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故春秋一貶之嗟乎使鄭忽曹羈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亦突之孽何由而起所以君臣交爭此弟為仇者由上

失故下得也按史記世家自曹莊公之後僖公夷昭公旺冬立九年今攷經文自赤歸至于班卒共十八年合之于史則各據九年疑赤即僖公而世家誤作夷也

郭公

先儒謂公當作亡字之誤也按管子載桓公問郭亡之事今攷其時則正相接也故知當作郭亡與梁亡同義此乃自取滅亡之實可為萬世之戒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至冬而陳人伐我西鄙自是陳魯不睦此使女叔來聘者始結好且爲曹羈故也是時原仲相陳使女叔來以和二國之好春秋嘉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立通及三十一年不書葬者天王已黜之矣强爲諸侯所納又敢奉子頽以亂王室故貶其葬正

與鄭厲公相反是以見春秋之尊王也其子赤嗣立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夏書稱仲康肇位四海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周禮鼓人救日月食則詔王鼓太僕救日月食則贊王鼓然則救日有伐鼓之禮矣傳曰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于朝退自責也然則魯國不當鼓于社矣且日食雖有鼓于社之禮又未聞有

用牲者今魯國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是僭也是安

作也此春秋之所譏也

伯姬歸于杞

凡内女書歸者皆有謂也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

別之此伯姬若桓公末歲所生之女則于今殆二十

有餘歲蓋已失時矣公既娶而后嫁之何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去年秋大水今秋又大水以其災之甚而思所以息

之故鼓用牲于社于門也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已為宣王之變雅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以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且為曹羈誅也魯使大夫聘皆書如者春秋假魯以託文凡聘皆非禮之正故志其非王事而出境爾若有故則書故葬原仲逆女之類皆兩罪

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伐戎者何為曹羈也然戎之病我非一日也費誓曰徐戎並興東郊不門是春秋以前已為魯患矣入春秋以來隱二年公會戎于潛秋公及戎盟于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然則戎之害中國如此今公伐之雖四百名非禦戎之道也

夏公至自伐戎

公自春伐戎及夏而歸故書至以危之

曹殺其大夫

除羈之黨恐其内應也夫諸侯之卿雖有上下之殊以周禮攷之皆不過大夫之位故總謂之大夫凡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故欒盈以士匄為王之守臣管仲以國高為天子之二守晉景公請以鷩冕命士會將中軍而周景王以為鞏朔未有職于王室是知春

秋之世諸侯雖僭而命卿之制猶有先王之舊焉夫既以天子之命佐其國立其朝則其生殺之柄乃天子所持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之文而書諸侯殺其大夫者以刑不上大夫大夫有罪則當請于天子而聽命焉諸侯不得專殺也且諸侯之臣其名字見于經者必大夫也但書某國殺某則知其大夫矣安用更書殺大夫耶其必書之者乃所以著其不當殺也五霸桓公為盛而葵邱之會著明天子之禁其四會

曰無專殺大夫五霸已為王王之罪人然桓公南克如此況王道之行諸侯敢專殺哉況有不至于殺者手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惟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也凡殺大夫稱國者疾在上也明其君之專殺也此年曹殺其大夫是矣稱人者亂在下也見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殺也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矣其大夫書名氏者各著其事其有罪者定以為世戒其無

罪者或昭其節使大夫朽或矜其不幸殞身使人求所以免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齊已霸矣其伐徐不主齊何也齊不主兵也齊何以不主兵此舉為曹伐戎也曹者宋之屬也戎即徐戎也齊侯因命宋主之聖人而因書之其意深矣夫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帥令齊為霸國而謀伐徐為其事小而用兵寡因使宋主之則是人自為政

殆與諸侯無霸無以異矣天下之事有具變微而損大者此類是也故春秋因伐徐一見之徐蓋自是服于中國論者以徐楚吳越皆本夷狄非也徐伯益之後楚祝融之後吳泰伯之後越大禹之後而諸戎皆四岳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功德顯功通乎王室與中國之君等耳但見王室卑弱自以遠于中國王靈不及皆僭名號故徐首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又後皆稱王其僭亂已甚是以春秋亦因以外裔待之益惡其

僭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公兩年之間日再食此不復代鼓用牲者知其非禮無益也

春秋集註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十二

宋 高閌 撰

莊公五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其迹幾與文姜齊襄無以異矣此書公會杞伯姬于洮若在杞史則當曰夫人姬氏會魯侯于洮此書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若在齊史則當曰公會魯孟姜于禚矣互文求意則其事可知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二也十三年北杏之會稱人十五年鄄之會不稱公而去年伐徐之後猶以宋主兵故穀梁謂此盟為授之諸侯也授之諸侯者齊桓得衆也左氏諸陳鄭服也然則前此猶有未服者矣至是諸侯之志同獎王室同攘夷狄故書同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大夫不交諸侯諸侯不行使乎大夫今公子友往會他國大夫之葬蓋私行也魯人聽其出故同出使之文而繫之葬原仲以重其罪按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者明非國事乃季子之私行也

冬杞伯姬來

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此

書杞伯姬來在杞史則當曰夫人姬氏如魯也此書夫人姜氏如齊在齊史則當曰魯孟姜來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莒慶來逆叔姬

叔姬者伯姬之妹皆非莊公之女也伯姬歸于杞不以叔姬娣而以適莒慶者卑杞故也亦有嫌焉云爾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莒慶已為大夫而與魯為婚越境逆婦其非禮

可知矣不曰逆女而曰逆叔姬者以别卿為君逆者也慶不氏者莒小國無命卿蓋與齊高固異

杞伯來朝

致伯姬也杞伯不能治其内縱伯姬之數出又朝朝而致之則其卑弱可知矣杞二王後而稱伯者當是齊侯以彊大致霸主盟故一時皆尚彊右大于是弱小者皆降號以從列次之位也使大國下小國則齊桓不能故以國之大小為次或降而稱伯稱子春秋

悉志之以見亂先王之制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公何以會齊侯于衛地曉衛侯也曷曉之初蔿邊奉子頹犯王而不克奔衛衛與兵反犯周立子頹逮鄭虢納王之後衛不謝王王命齊侯伐之齊侯諸會衛侯子城濮曰有王命盍謝以紓討衛人不聽明年遂與之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王子頹作亂齊衛衛受亂臣又與兵助頹犯王而齊為霸主不能奔救及鄭虢既納王王乃使召伯廖錫齊侯命使討之齊侯既曉衛而不從于是乎伐衛曰伐之者討得其罪也以衛反齊蓋惡衛也猶曰衛人為志乎此戰云爾然齊人與衛戰既敗衛師數之以王命矣乃取賂而還嗟乎齊侯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為乃若是是與衛無異故既書伐又書戰悉貶

而人之所以惡齊也凡敗皆稱師此獨稱人者重衛罪也凡伐不日此獨書日者齊人兵至之日衛人俟其至而即與之戰以是日而戰以是日而敗績是以春秋謹而志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夷狄加兵于中國而書伐者罪中國之不自正也前此稱荆人以其來聘能以禮自進也今復伐鄭創夷

中國故復書荆以賤之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宋使微者救鄭而公親往會之者以齊來召師公不敢不親之也凡書救者皆善之善之則公雖與微者會亦無嫌也夫以夷狄伐中國而諸侯能相率救之雖不由王命是亦變之正也

冬築郿

歲饑而興役無愛民之心也凡邑書城不書築築郿

者以凶年造邑而欲其固雖驅民于死地不恤也是以春秋志之

大無麥禾

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見人力不書農事不修魯不修其國政非天災使然

臧孫辰告糴于齊

大無麥禾舉國無也民饑甚矣于是告糴于齊告糴者貸取之也非所謂求焉者也非所謂乞焉者也彼

此之利也不曰如齊告糴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吾情雖急而彼之得否未可知故但書此之告糴以譏仕國事者務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夫務農重穀節用愛人則倉廩實矣不知為此至于饑而憂之亦末矣魯人悦其名而以救急拯危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素無儲蓄為罪盖公即位二十有八年矣國無儲蓄之備一無麥禾遂告糴于師國國非其國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修舊曰新馬閑曰廐其曰延廐者延之為言長也以馬多故廐長也昔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蓋魯侯僭乘天子之車備十有二閑之馬聖人不敢斥言之也是以特因其修舊而書以譏之且去冬大無麥禾民將轉徙于溝壑今又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色是重馬而輕民也何以為民之父母

夏鄭人侵許

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以為討而書侵者不可罪他人之不救而遽加之以兵也

秋有蜚

蜚之為物行水水竭行草草死此非所宜有而有也春秋書之以紀物理之變物理之變如此則人事之變固有不可量者此亦外裔居中國之象也自此中國不以為怪故一書而不復書如鸜鵒之類今中原皆有之蓋始于春秋之時古者橘踰淮而化為私命

淮宋之間橘大如柑乃知物理之變殆不可測後世之事古人不能知者衆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其國既亡其夫既没婦人有歸宗之義而魯不能變恤遂歸于酅故聖人書其卒以憫之且存紀以罪齊也嗚呼齊滅紀以自强雖得志于一時而聖人罪之則其惡流于不泯紀見滅于强齊雖無告于天下而春秋存之則其志伸于無窮

城諸及防

前年冬築郿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廐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屢興役無人君之心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次于成

齊人之降鄣蓋盛兵以震服之魯是以警備而次于成此在易所謂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也不稱公不

稱師直曰次于成者伏戎而徼之不敢自背于齊故也齊魯之結厚矣而于此不能無危疑者非徳言也夫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附庸也齊之滅紀二十有五年矣而鄣猶見者義不屈于齊故也齊侯肆其兵威而力取之故不書鄣降而書齊人降鄣者明非自降也不書滅者服屬之以為附庸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齊人降鄣而後葬紀叔姬與紀侯大去其國之後齊人葬紀伯姬同意皆所以罪齊也夫叔姬亡國之娣自卒之後停殯于酅踰歷九月今始克葬聖人憫之故紀雖滅矣復志其葬復繫之紀不以酅易紀也春秋之于紀其致意之深如此葢先王之建國非他人所可滅而齊亦不得滅人之國故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五年六月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已為非禮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日食則知其非禮而弗為矣今又舉而行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及者内為主遇者無人君相見之禮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齊清在魯為魯濟齊侯將伐山戎道由魯濟公于是乎出而迓之故書曰遇若邂逅相值然

齊人伐山戎

山戎伐燕燕人求救于齊齊侯伐之是攘夷狄也而經無異辭何也齊侯既霸而王室有子頹之難不能奔命而坐視鄭虢之納王乃越千里之險為燕開路是徒欲耀威武于山戎以誇示遠近爾既又自一其功謂與三代受命無以異而晏然欲以封禪為事聖人惡其强僭而無尊王之心故同侵伐常例書之人貶爵書人以抑之謂其功不足揚也以此為坊而後世

猶有開邊拓境好大喜功者如秦皇漢武實萬世之龜鑑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文王以民力為臺而民歡樂之今遠築于郎是不與國人同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在隐時稱侯而此稱伯者衰弱之甚也前此未嘗書薛之喪而此書薛伯卒者為下築台起也故略不

書名與葬

築臺于薛

薛雖魯地亦近于薛薛伯方卒而魯遽築臺以臨之

蓋其用意遠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伐山戎得其捷侈然自以為功因來誇示以威我

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始伐稱人此稱其爵者

方其伐戎過我固已貶之此獻捷而稱人則疑若微

者故特書其爵以誅齊侯矜功威魯之罪此春秋大公之義也

秋築臺于秦

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之間三時築台又不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當是時慶父執國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游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可

為後世戒

冬不雨

凡不雨必踰時而後書今一時不雨未為災也以公一年而三築臺明年又城小穀故其中間特書不雨以見意葢公暮年興役不已而災異數至故書以為戒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邑也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先儒以為齊邑

魯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矣且公雖感齊侯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乎彼殆見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故有此說殊不知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請會于諸侯將為鄭謀楚而宋公請先相見故遇于梁邱宋公序齊侯之上者地主也用兵則以主

兵者為先會盟則以主盟者為先若相遇則以地為賓主皆非其地莫適為主則序以爵而已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僖叔也左氏具載季友殺叔牙之事攷之于經全不寓微意且公既有子何必問後正使問後而叔牙輒以慶父對若公以為不當立則自不立爾何至于殺叔牙耶殺叔牙而反使慶父執國政此又何理耶況此去公薨尚遠豈公臨終之事耶公穀謂將弒莊

公此又無謂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蓋自卒爾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公孫得臣得臣之後則有叔孫僑如僑如之後則有叔孫豹豹之後則有叔孫婼婼之後則有叔孫不敢不敢之後則有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聖人謹志其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書薨于正寢以明莊公得其死所非有他也且君病必居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所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門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而賢良受託鼎是文輔則篡弑奪易之禍何由而興哉不謂之正寢而曰路寢者天子有路門蓋路寢之門也又因著魯之僭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

新君未踰年稱子今莊公薨般旣立不幸而卒故書子般卒與襄三十一年書子野卒同義三傳皆以為

慶父所弑攷之于經全不寓微意而所書正與子野同若以子般為被弑則子野亦豈被弑乎惟文十八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乃被弑也何則既書子卒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蓋文公既薨子赤為宣公襄仲所弑而弑君之賊又自立矣姜氏不能容自歸于父母之國聖人不名子赤者以其被弑不忍名之與成君同也若書其名則與自卒者無以别矣或以為先君未葬則名文十一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以先君既葬

故爾是不然景王既葬矣王子猛之卒何為而名乎豈有天子未踰年則名之而諸侯反不名乎以此驗之子般乎野皆非被弒而子般特以哀姜慶父之故疑若為其所弒爾或實為圉人犖所弒因而歸咎于哀姜慶父未可知也春秋别嫌明微而深辨之疑似之際豈有實弒其君而全不寓微意乃區區曲為叔牙季友諱乎必不然也

公子慶父如齊

若以慶父弑君而出奔則聖人豈不著其出奔之罪乎乃知此非出奔也葢莊公既薨子般又卒繼嗣未定慶父雖有僥倖之心而身為國卿加以公子之貴寧有嫌疑之避于是如齊告難葢以桓公始霸謀定其君及自齊歸魯已立閔慶父始有簒弑之意故明年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而仲孫謂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

秋伐邢

此為齊侯救邢而書也亦見中國之衰也

春秋集註卷十二